

楊 杰 著

從 歷 史 和 軍 事 觀 點
評 論 日 寇 侵 華 戰 略

空軍參謀學校翻印

MG
E313.9
16

本年七七抗戰紀念日楊耿光先生曾著『從歷史和軍事觀點評論日寇侵華戰略』一文刊於重慶時事新報，當日報館之門甫啓，萬人爭相購閱，一時全市轟動，輒以一讀爲快，報社會應各方請求，當即趕印八千份。此不僅因楊先生爲我國之軍學泰斗，抑且對於當前敵人有透辟之研究也，此次應夏令營邀請，於百忙中赴灌講課特將此文翻印成冊並於卷首聊資數語，以爲介紹。



3 2169 4167 8

從歷史和軍事觀點

評論日寇侵華戰略

楊 杰

戰爭好像「奧林匹亞」運動會中的長途競走一樣，得到錦標的，不一定就是跑得最好的。假如一個頗為自負的征服者不能集中力量於一次戰役或數次戰役勝利地結束戰爭，那末，決定性的勝利，一定屬於最能支持持久作戰那一邊。

隨着戰爭時間的延長，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結下了百世莫解的血海深仇，過去的不算，單就蘆溝橋「七七」事變來說，到今天，已經整整五年了。兩個同種同文的民族互相廝殺，按道理說，不是可以避免的，而竟不能避免，並且還要繼續廝殺下去，永恆地廝殺下去，這種局面，是不度德不量力的日本軍閥們的錯覺和傳統的好大喜功心理造成的。

日本軍閥們大都是庸碌之輩，思想落伍，眼光如豆，配稱為現代軍人的實在不多。他們之中還有些人自命為「中國通」，實際上，他們對於中國完全不了解，這般人真是罪孽深重，他們根本不認識中國民衆，以為中國民衆還是像滿清時代那樣的散漫，無知，腐敗，他們全沒有在侵略者鞭笞之下覺醒起來的民族意識當作支持中國抗戰的巨大力

量，仍然拿古老的尺度來估計受過革命洗禮的中華民族，刻舟求劍，焉能不深陷泥潭。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沒有被那一個異族真正征服過的，在「全民參戰」的今天，日本軍閥的泥腳，祇有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以戰略目標選定南京，武漢等政府所在地作為軍事的重心，也是日本軍閥的錯覺。一個現代化了的國家，絕不會因為首都被敵人攻下就放下抵抗的武器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雖然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時，曾被迫訂過城下之盟；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兩役，北京失陷以後，清政府就逃之夭夭，根本失掉了繼續作戰的能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和平條約」；可是，國民政府并不像滿清政府，國民革命軍也不是滿清時代那種腐敗的軍隊。國民政府為信仰三民主義的全國民眾所擁護，它有不可動搖的堅固基礎，中國軍隊在蔣委員長組織訓練之下，不僅有了熱烈的革命情緒，堅定的必勝信念，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而且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技術水準和武器裝備也在迅速地提高着充實着。還有大量的軍官幹部正在積極訓練，無窮的後備兵員可以隨時補充。中國并不畏懼長期的戰爭，日本軍閥無論在任何時期，運用任何政略，要想以昨日的方式來結束今日的戰爭，事實上決不可能。老實說：日本軍閥們根本就不該想入非非。把中國當作侵略的目標。鑄成九洲大錯。在政略上和戰略上既已犯了雙重嚴重的過失，造成大和民族空前未有的國難。還要繼續鑽牛角尖，向滅亡的道路邁進。實在是可笑，可恨，亦復可憐。

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日本拿全國的力量打败了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勝利地簽訂了馬關條約，討了一次便宜：一九〇五年，日本雖然在對馬海峽擊潰了俄國的海軍，當時俄國的大兵還陸續向遠東輸送，也沒有真正戰敗，撲資茅斯條約的簽訂，日本又討了一次便宜。這兩次戰役，都是很快地結束，僥倖地成功，在日本歷史上，找不出像這次大規模的長期戰爭。五年來的中國抗戰，已經把日本拖得精疲力盡，不得了局，又想投機取巧攫取南洋與中英美荷同時作戰。從戰略上來觀察，這種舉動更是錯上加錯。在原則上。「敵國的同盟國中有比敵國更強大的，就先擊潰他」，這是無可厚非的。可是中國，英國，美國都是日寇始終無法擊破的國家。就目前論，美國是同盟國的大兵工廠反侵略武裝力量的策源地，日寇要想得到勝利，應該以全力進攻美國，纔算合理。但是，日本陸海空軍太薄弱了，他絕沒有進攻美國大陸的力量，祇有望洋興嘆而已。從此可以證明，不度德不量力的日本軍閥，又犯了拘泥戰略原則的錯誤。目下雖然在西南太平洋上佔領了幾個小島，那等於「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口裏拔牙」，自闖殺身之禍。

往大處遠處一看，真刀真槍的戰爭可以說還未開始，日閥現在就笑，那未免笑得太早。

從蠶食式戰略到函數式戰略

從歷史和軍事觀點評論日寇侵華戰略

如果要把日本軍閥征服中國的戰略不得更透徹一點，需要從歷史上找出現代日本軍閥的老祖師——明朝的倭寇。

明朝來華入貢的使節，可以附帶一批私貨，做做生意，回國以後，便大發其財，因為有利可圖，大家便搶着做貢使。那時日本正在羣雄割據時期，各道也亂派使節入貢，一般窮極無聊的流氓，也假造表文穿起朝衣朝冠來冒充貢使，騙取賞賜。他們碰頭，因為利害衝突，往往互起仇殺，鬧出許多糾紛，擾害各地百姓。嘉靖皇帝生了氣，便取消市舶，禁絕通商。

事實上，這批搗亂成性的倭鬼不但沒有禁絕，他們反而實行武裝走私，大規模地走私。他們的戰略是收買各地的壞蛋們跟他們合夥。這些漢奸祖宗們中開，有官僚，有地主。有富商大賈，有兇徒，逃囚，流氓，無賴。

倭寇們在漢奸的掩護協助之下，愈鬧愈兇。始而糾結匪黨，搶劫虜掠；繼而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莫敢誰何。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遼甯等沿海各省，全被倭寇騷擾蹂躪，弄得民不聊生。

在一五五五年倭寇自南京向內地侵略沿途流劫，曾經到過安徽。地方官吏，簡直束手無策。那時節。都御史朱執曾向嘉靖皇帝條陳：「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因為「諸達官家」往往替倭寇「強截良賈貨物，驅令

入舟」。倭寇之所以能擾攘四十年，成爲明朝大患，他們唯一的策略，就是勾結漢奸，製造漢奸。

日本軍閥的第二代祖師，是豐臣秀吉。

大隈重信說，「秀吉爲心意暢適之英雄，頭腦明澈，稟清淨神國之精粹，在他國未見其比類。又性好動，已定一事，必復計劃他事，當以地隘不足有爲遺憾，故決計征朝鮮，尙有大志，欲得機路取明國」。

這幾句話，活活地畫出一個現代日本軍閥的典型。他的個性，他的野心都活躍紙上。他們日本羣雄制服造成統一局面之後，馬上就進攻朝鮮，和明朝打了好幾年，直到老死，他的腦子裏還留着一套侵略中國的陰謀詭計。很顯然地，豐臣秀吉的侵華戰略不是鯨吞而是蠶食。他把倭寇的全面蠶食式的戰略加修正，改爲半面蠶食，把以經濟掠奪爲目的的侵略方式改爲政治的攻略和軍事的佔領。

豐臣秀吉的繼承者德三家康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祇希望把國內政治弄上軌道，並沒有向外發展的野心。後來日本政治之漸腐敗，內亂外患，奄奄一息，雖然抱定鎖國主義，仍舊無法閉關自守。從一八五八年之正當中國滿清政府與英法聯軍作戰起，也陸續和美、俄、英、法、荷、葡、普、瑞、比、意、丹麥等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這時候，明治大帝採納了一些重臣的建議，得到財閥的支持，迎合一般人民的心理，高唱

從歷史和軍事觀點評論日寇侵華戰略

「尊王攘夷」，於一八六八年一月擊敗了幕府軍，打破封建政治制度，禮倣歐美新法，實行所謂「明治維新」，使日本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的道路。

日本大陸政策 意在滅亡中國

不幸：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島國，他既沒有豐富的工業資源，又沒有銷售商品的廣大市場，爬上富士山頭極目四望，在雲海蒼茫中發現西方這個古老的腐敗的大清帝國，還是一塊肥美的處女地。明治大帝便把中國當成了日本的生命線，侵略的目的物，定下了一套大陸政策，決定了兩個民族永恒地互相廝殺的命運。

大陸政策就是徹底滅亡中國的政策，如果中華民族不能粉碎日本狼毒的大陸政策，便要被日本狼毒的大陸政策所粉碎。

看吧。一八四七（明治七）年，日本就移琉球藩於內務省。造成佔領的既成事實，同時，派海陸軍進攻台灣，打算永久佔領。按着一八七九年，正式吞滅琉球，一八九四年爲了朝鮮問題引起中日戰爭，第二年，成立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爲獨立國，割遼東半島（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出三千萬兩銀子收回），澎湖列島，台灣全島給日本，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商埠，日本得在這些地方設領事館，開工廠，不納捐稅。日俄戰爭以後，朝鮮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被日本派上一個太上皇帝式的統監，十二月就

乘戰勝的徐威派全權代表來同滿清政府算帳。結果，中國政府答應把俄國在滿洲所得到的權利（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及一切公共房屋財產）讓給日本，允許日本經營安奉鐵路，採伐鴨綠江森林，另外又開了十六處商埠，還是許多附帶的條件。

從上面這一批賬目單看來，可知明治大帝的侵略中國方式還是豐臣秀吉遺傳下來那一套舊花樣。「已定一事，必復計劃他事」，實在是蠶食式戰略的最好註腳。

惟恐中國不亂 冀圖趁火打劫

甲午戰爭，日寇伸出血淋淋的魔掌抓到的遼東半島，因為俄、德、法三國的干涉而物歸原主；又因為爭奪朝鮮引起一場日俄大戰；美國大總統在表面雖是一位和事老，實際上却是有意干涉；從這一次戰爭證明了日本的軍力還不夠強，要是繼續蠻幹下去，難免要碰硬頭釘子；再加上日俄戰爭消耗十五萬萬二千萬元的軍費，弄得民窮財盡，沒有從俄國手裏拿到半文錢的賠款，元氣回復，勢須長期休養生息。許許多多的條件逼着日寇，使它不得不改變作風，採用陰性戰術。

陰性戰自明治大帝開其端，到田中義一集大成，爲了便於說明，我把它叫做「田中戰略」。

轟動全世界的田中奏摺，把大陸政策的內容和盤托出。田中說：「按明治大帝之遺

從歷史和軍事觀點評論日寇侵華戰略

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已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實現」。「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到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與南洋羣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洲之用。」

田中奏摺正是日寇不打自招的供狀，裏面除了滅亡中國的步驟，還有滅亡中國的手段。他明白地說出，要勾結滿蒙土著王公，移民東北，實行政治侵略；要以「經濟提攜」爲名，攫取滿蒙富源，壟斷滿蒙貿易，實行經濟侵略；要建築南北滿鐵道，控制交通，以便武力奪取；要設立病院學校，薰育東北人民親日，實行文化侵略；要販毒賣淫，滅絕我們的人種；要公開私走，擾亂我們的經濟體系，破壞我們的財政金融。折穿了說，就是要他們做主人，我們做奴隸。軍事侵略的作用，在使我們變成沒有武裝的奴隸；政治侵略的作用，在使我們變成沒有自由的奴隸；經濟侵略的作用，在使我們變成貧無立錐的奴隸；文化侵略的作用，在使我們變成沒有靈魂的奴隸。

這一套函數式的田中戰略，是一種笑裏藏刀潛移默化式的侵略法，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先用威脅的方法，造成恐日派，再用利誘的方法將恐日派變成親日派，親日派就是日寇在中國的武力和政治力量的函數；在經濟上，開鑛山，設工廠，經營各種貿易，以專

圖壟斷中國的市場，控制中國的經濟，凡是日本經營的企業，就是日寇在中國經濟的數；在文化上，日本雖然談不上向中國侵略，因為他在維新以後，一步一趨地跟着歐美各國學，要把西洋的文化改頭換面地轉運到中國來。設立學校，注入親日的奴化教育，並收買文人和留學生以造或文化函數；設立醫院施藥送診，好像是一種慈善之業，其實却別具心腸，他想藉此掩護大批的「第五縱隊」，結納一部分短視的中國人民，造成社會函數，至於軍事力量却隱藏在背後，非到不得已時，絕不輕易使用。日寇既然在中國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函數，他祇用助長他，培植他，使他加速地發展演變，像數學上的脫括弧一樣，最後那層「中華民國」的括弧一脫，「太陽旗」，不費一鎗一彈就鬧揚在全部中國領土之上。

日俄戰爭以後，這種函數式的戰略就被歷屆的日本當局部分地或整套地實着。他們的心目中早把中國視爲禁樹，也不許中國自強，也不許外人染指。因此，他們看見中國進步統一就要生氣，聽說歐美各國援助中國就要傷心，惟恐中國不亂；一旦有機可乘，立即趁火打劫。

三次出兵山東阻止北伐大業

在外交史上，日寇一方面和俄國成立同盟，互相承認在中國的一切權利；甚至連中

國參戰，他還以允許中國加入協的國爲條件，要求俄，英，法，美四國答應他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各種遺產。爾幸石井協定，連美國國務卿也誤信石井的巧妙宣傳，上了日寇的當，承認日寇在中國有特殊的利益。鬼計陰謀，居然如願以償。

袁世凱死後，日寇又勾搭上段祺瑞，破壞臨時約法，用借款，供給軍械，編練日本式軍隊種種手段以打壓西南各省的「護法軍」。

或許有人說，田中義一組閣時期曾經三次出兵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分明是對華採取積極干涉政策的人，：函數式征服法加在田中頭上，似乎不大妥當。要知道五四運動的風行全國，以及「六，一」慘案，「三，一八」慘案，「五，三十」慘案幾次血的教訓，中華民族已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刺刀尖下覺醒，前進的青年和率投入革命的陣營，國民黨獲得了全國受國分子的同情和擁護，所以北伐軍出師之後，連戰皆捷，勢如破竹，把日寇費盡心血所栽培的軍事函數和政治函數都擊破了。山東是日寇特殊利益的所在地，那裏有他慘澹經營的幾十所學校，有他日積月累掠奪到手的很大價值的公產。可以說是他文化函數和經濟政治函數的中心，在軍路上又是東三省的唯一屏障，當然要盡最大的努力以阻止革命軍的發展。當田中二次出兵山東的前夜，曾經向國民政府發出荒謬得可笑的覺書，裏面有這樣的話：

「滿洲治安之維持，爲帝國政府所最重視。……故戰亂發展至平津，將波及滿洲

時，帝國政府爲維持滿洲，不得不取適當有效之處置。」

從此可知田中之出兵山東，釀成「五、三」慘案，革命軍開到北京，日寇又炸斃不受脅威的張作霖，都是圖窮七現。東北易幟的一再阻撓，是函數征服法的最後掙扎，張學良表明態度歸附中央和高漲到極度的國民抗日情緒，引起了軍部對於田中的厭惡，民政黨又毫不留情地攻擊他，這位強化大陸政策的惡魔，祇好滾蛋！

田中雖然跳下政治舞台，他的戰略依舊被他的後輩當做教科書。濱口和幣原標榜的是和平外交，而且底下的臉嘴却和田中並無二樣。

荒木式的梯次躍進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蔓延到基礎薄弱的日本，情勢更加嚴重，幣原外交所增加的對華貿易收入，仍然挽救不了行將崩潰的帝國經濟危機。同時，東三省易幟以後，中國民族資本逐漸抬頭，南滿鐵路平行線的修築，葫蘆港的開闢，立達公司的成立，打破了日本壟斷東三省貿易的計劃，日閻妒火燒得眼紅，便乘着歐美正鬧經濟恐慌，自救不暇；蘇聯忙於建設不問外事的有利形勢，於一九三一年武裝佔領滿洲。

我們呢，長江流域發生了六十年十月來所未有的大水災，哀鴻遍野，中央政府困於

內戰，統一向未實現，實在無力對外。遼吉兩省在無抵抗的狀態下淪陷，馬占山將軍孤軍奮戰，終以彈盡援絕，退出黑省。——「九、一八」中華民族的記憶裏，永遠忘不掉這個慘痛的日子。

從這一天起，日寇的侵華戰略，又由慢性的函數式的征服變為急性的武力搶奪。這種戰略的代表人物，是長着五寸多長仁丹鬍子，少壯派軍人領袖，法西斯運動柱石，反蘇侵華急先鋒的荒木貞夫。

日寇發動上海「一、二八」戰爭的用意，在打擊國民政府，脅威英美，使其壓迫中國簽訂城下之盟，放棄東北。結果，損失折將，毫無所獲，反而引起英美的反感，加深中國人民的仇恨。荒木入關，改變途徑，定下了一套侵華戰略，我名之曰，梯形式的躍進。

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荒木戰略強化了一般人所忽略的或不重視的心理因素。他深知道中國最怕的「鯨吞」，不大關心的是「蠶食」。因為中國不是一個神經質的國家，他還停滯在農業經濟的階段，感覺比較工業國家遲鈍，假若不是禍起蕭牆；大家總是漠不相關。他針對着這種弱點，便把中國切作「滿蒙」，「華北」，「華中」，「華南」，四大段，大段之中再分小段，一段一段地吃。不論在口頭上，文字上。盡量的宣傳，使每一個中國的腦子裏都有同樣的印象，而且跟着他說，跟着他寫。這樣一來，當他

進攻「滿蒙」的時候，最感恐慌的是「華北」，別的地方因為離得遠，同仇敵愾的心理自然會淡薄一點。甚至在下意識裏還存着倖免的念頭。這種精神的割裂，就是兵法上最上乘的心理戰，如果運用得妙，往往可以不戰而勝。例如，日寇佔領了東三省之後，見我一時無力收復失地，列強又無力干涉，便打算繼續躍進。於是首先宣傳熱河省應屬於偽「滿洲國」，以爲從熱的先聲。接着又揚言偽滿洲境以長城爲界，以作攻取榆關及長城各口的地步。果然，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佔領山海關，二月進攻熱河，三月佔領喜峯口，四月，長城七口，相繼失守。他爲了作訂的時要價還價的準備，且更進一步佔領據鑿東，鑿西各地。直迫北平。

日寇的每次預定計劃圓滿實現之後，因爲要休息整頓，散布和平解決的空氣。「塘沽協定」結束了長城抗戰，冀東二十二縣倒做了敵寇下次前進的梯階。

荒木戰路的另一特點，是廣泛地運用了「傀儡戰」，發揮了傀儡的積極作用。搶來的溥儀，兩手空空，祇有一面爛招牌。誘來的殷汝耕，他帶着一份寶貴的賠嫁，長蘆的鹽冀北的鐵，開灤的煤，和灤榆兩縣的鉄。招來的李守信，張海鵬，和蒙政會的德王，則更進一步充當日寇的鷹犬，「大元帝國」的美夢引誘他們去犯察，綏；察，綏到手，再圖進犯寧夏，甘肅，青海等省。在土肥原的導演之下，和偽「滿」同樣的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蒙古自治軍政府」出現了。他還想把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權「

冀東」化；並更進一步遊說魯、晉、冀、察、綏。實行聯省自治。他的步驟是先使他「特殊化」，脫離中央；再使他「明朗化」拉到自己的懷抱裏。

以誘降爲中心的假鯨吞式戰略

我們可不能忘記，執行荒木戰略的重要角色，還有一個外相廣田弘毅。他一登台就喊出「調整邦交，由外交途徑解決中日間一切懸案」的呼聲。他和日本軍閥真是相反相成。當日閥躍進一步，準備跳第二步的時候，他便在中間來一段插曲，散播一些和平空氣。實際上。他的心腸比煤炭還黑，滅亡中國的「三原則」是從田中戰略脫胎而出的，他要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從政治，軍事到經濟，文化，都要做日本的附庸。換句話說，在軍事上不許中國建設國防，在政治上造成親日政權，在經濟上阻止中國的「工業化」，在文化上根本消滅革命意識。他要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把「九、一八」這「這」頁史實忘記；他要中國加入反共協定，延長內戰，使中國永遠不能團結對外。

廣田一面高唱和平，日軍一面向平津輸送，一九三六五月，日寇將「天津駐屯軍」改爲「華北駐屯軍」，前進的指標已指向黃河北岸去了。

西安事變促成了中國的和平統一，幣制改革的成功奠定了中國建設的經濟基礎，而察察當局又傾向中央，「華北」的「特殊化」難以實現，日寇狗急跳牆，蘆溝橋的炮火

揭開了中華民族神聖自衛抗戰的序幕，全國民衆在憤怒 咆哮，歡迎聲中，迎接這大變革的到來。

戰爭開始了，可是，我們對於敵寇的戰略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日寇的目的是日非，不是用兵作戰，假如用不流血的手段可以達到亡華的目的。他絕不會輕易從事戰爭的。因此。遣衛戰略偶然不脫田中，荒木戰略的窠臼，以誘降爲中心，軍事爲手段，可以說是「一種誘降假鯨吞式的戰略。儘管軍部的態度怎樣強硬，進衛總不願支付過高的代價，所以「七七」事變以後，廣田外相便聲明採取「不擴大」主義，希望「局部解決」，向前躍進一步再說。縱使非打不可，也要求速戰速決，所以攻下平津，便發動上海的「八·一三」戰爭，企圖在攻下南京以前，拊訂城下之盟。南京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撤守，廣田外相便在除夕發表談話，「日本政府深願在迎接一九三八年之時，能與友邦中國開始新的和平」，勸誘中國投降。中國政府置之不理，日本政府等了半月沒有反響，就發表聲明，拿「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相威脅，接着（一月二十二日）廣田又在議會宣布「日本對華並無領土野心，亦不欲華北脫離中國」。並提出談判和平的原則爲：（一）中日「滿」合作反共；（二）成立非戰區域，設置特殊政權；（三）經濟合作；（四）賠款。「二十三日近衛在議會說明「絕不與國民政府交涉」，二十九日就又表示：「日本對國民政府宣戰之舉，仍在考慮之中，而其決定將視中國將來態度爲斷。」

從這些話裏，足見近衛是怎樣苦心支持着他的誘降策略，一副可憐相，活躍紙上。

誘降之術失敗 製造傀儡組織

北平失陷後的十二月十二日，漢奸王克敏所組織的北方「臨時政府」出現，近衛誘降之術既窮，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在南京製造了一個「維新政府」，並於五日二日演說，準備長期戰爭，竭力援助「華北」「華中」兩偽政權的發展。在軍事方面，這時候正在進攻徐州，打算打通津浦綫，把中路和北路的寇軍連成一氣，廣田並說出津浦綫打通之後，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權就要合併，組織統一的傀儡政權，徐州陷落了，和平仍無希望，廣田鑒於英美法蘇各國都同情中國抗戰，日本在外交上陷於孤立，乘着近衛改組內閣的機會，悄悄下台。

宇垣和廣田可以說是「魯衛之政」，內閣改組的目的在加強機構，以全力結束戰爭；所以宇垣便發表他那一套半硬半軟的主張：「若中國願意接受日本的提議，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與日本合作，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一月十六日的聲明」，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不幸，他的官運不佳，一而就碰到蘇日張鼓峯的衝突，中國政府也沒有上他的圈套，僅僅幹了四個月，就被軍部趕跑！。

平沼的置藩式戰略

日寇少壯派軍人氣餒萬丈，主張蠻幹到底，自兼外相的近衛也偶而給他們幫幫腔，可是他總不願把局面弄僵，廣州和武漢的相繼陷落，又是一個誘降的機會。果然，武漢十月二十五日失守，十一月三日敵政府就發表聲明，把和平之門開了一道縫兒。數會烟俊六也只說，「日本所願意者，僅爲中國政府放棄反日態度」，遙爲響應。日本政府深知佳機難再，所以老早就佈置和局，連荒謬的條件都傳播出去，先央求德，意從中牽線，又派遣重光葵到倫敦德意英國政府出任調人，結果到處碰壁，白費心機。烟俊六失望之餘，竟口出大言，「倘有必要，我願意跟華軍到重慶，昆明。」近衛也老羞成怒，說要「新生中國」，「澈底掃蕩國民政府之武力，並與中國卓識之士相提攜」，建立「東亞新秩序」。

近衛的狂妄聲明，被蔣委員長駁斥得體無完膚，他眼見誘降鯨吞和脅降鯨吞式的戰略都失敗了，軍事上又陷於「掛形」，只好虛點一鎗，落荒而走，等到中國的「卓識之士」汪逆精衛出來的時候，他已在辦理交代了。

「東亞新秩序」——近衛所放的起身袍給繼任的平沼內閣增加了不少的困難。首先在國際方面加深了英、美、法、蘇等國的反感，紛紛聲明否認；其次，他暴露了鯨吞

中國的陰謀，更堅定了中國人民支持長期抗戰的意志；在國內，因為軍隊的派遣和財政的支付均已臨近飽和點，人民和資本家一致渴望和平，在這種情勢之下，現狀維持派自知有不破現狀，也祇好來維持現狀了。

在軍事上，日寇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廿日在海南島登陸，他的用意在於當時與其說是布置南進的前進陣地，不如說準備封鎖廣州淪陷後中國西南唯一國際交通線的滇越路，或威脅英法美三國壓迫中國接受和平條件更為切實。適當其時，日寇北平特務機關長喜多的和平計劃，主張採取三民主義，轟傳各處：遠東「慕尼黑」的恐怖，也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無法曲解主義日寇命運悲慘

日寇到這時纔發覺在戰場上擊退中國的抗戰軍隊佔領一塊土地並不困難，而深入人心的三民主義實在是征服中國最大的不可戰勝的阻力。因此，關於如何利用三民主義，剽竊三民主義成爲日闕亡華戰略研究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平沼說：「三民主義問題，應充分研究後再決定態度」。荒木說：「我以為非加修正，再施教育沿新中國建設之路指導不可」。坂垣說：「三民主義阻礙新東亞建設的思想，必須努力驅除，我以為須加修正，使與東亞的建設精神合致才可」。這實是日寇的一大進步。因為現代的戰爭在精神

上已經發展爲一種思想戰或主義戰，如果單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不能戰勝敵國人民所信仰的主義。這種勝利是無效的。簡單而明了的三民主義使日寇無法曲解，潛藏於淪陷區民衆腦海中的革命力量，決定了日寇悲慘的命運。

日閥嚴重危機在於經濟貧乏

經濟的貧乏也是日寇侵華軍事上的嚴重危機，平沼戰略應付這種問題的對策是「以戰養戰」，用掠取佔領區物資，開始佔領區富源的辦法來減輕國內人民的負擔。敵寇於二月中旬發動贛北攻勢，占領南昌，減輕了中國隊軍對於長江交通的威脅；五月上旬的豫鄂會戰，日寇却吃了敗仗，武漢外圍隨時都有中國的游擊隊活動，要想恢復昔日的繁榮，不用說是不可能的。

從五月到七月日寇下最大決心鞏固並擴大晉南佔領區，割治黃河以北敵軍的盲腸炎，猛烈的八次進攻，七路「掃蕩」，結果都被中國軍隊擊潰了，損兵折將，一無所獲。山西的資源，仍然無法奪取。「以戰養戰」。還是一個美麗的幻夢。在另一方面。各地華軍因爲獲得友邦的接濟，戰鬥力反而一天一天地加強了，日寇於惶恐之餘，遂決計宣布封鎖中國的海岸。六月二十一日敵在汕頭登陸，二十七日佔領湖城。在魯南，雖然繼續進佔了蒙陰，沂水，莒縣幾個據點，也付了很大的代價。

因為軍事上的不景氣。平沼在政治戰上也沒有什麼收穫，他本想清掃佔領地樹立傀儡政權。劃地固守，用以點制面之法，由長期的對峙使中國造成偏安之局。可是，他沒有把理想化為現實的力量。汪逆精衛在五月裏雖會跑到東京去投効，平沼因為地方傀儡政權還沒有鞏固，認為沒有馬上樹立中央傀儡政權的必要，所以對於這位「卓識之士」並沒有表示衷心的熱烈歡迎。他深知知道後面沒有羣衆的汪逆對於他並沒有什麼大用。這時候平沼正央托英國大使克萊琪出面斡旋和平，重光葵也在英倫奔走於哈立法克斯之門，要求英國幫忙他早日結束戰爭，因為日寇在佔領區擴大反英運動，哈立法克斯又打消了他的念頭，速和速結，永遠在渺茫的前方。

是不是加入德義軍事同盟，這問題害得平沼寢食俱廢，調整英日邦交的談判的僵局，也無法打開。好容易把負有簽訂反共軍事同盟的訪德代表團派了出去，那曉得尙未到達，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就簽字了，平沼張惶失措。被軍部趕下了政治舞台。

阿部。米內合演的傀儡戰

阿部信行打着迅速以全力解決「中國事變」和打破國際上孤立的僵局兩面旗幟，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出頭組閣。想不到九月一日希特勒就進攻波蘭，九月三日英法對

德宣戰，國際上的軒然大波，注定了阿部失敗的命運。

德的外交戰是「八面美人」的戰略，宣布「不介入」歐戰，對蘇陸鄰，對英美外交設法調整。對於「中國事變」他鑒於平沼戰略的失敗，原想抄襲汪精衛降假鯨吞式的戰略達成他結束戰爭的任務，於是設立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派西尾為總司令，坂垣為參謀長，統一指揮，以打通粵漢線為目標，九十月間發動湘北會戰，反造成我第一次長沙大捷。阿部見風頭不順，便開始宣傳長期作戰，屢次發表演說，昭告國民，說「結束事變，須十年以上」。同時改變戰略，把平沼那一套舊法寶搬出來，拉攏為人所不齒的汪逆精衛，來主演他的「傀儡戰」。西尾坂垣二酋於湘北會戰之後，十一月發動桂南戰鬥，攻下南寧，並沒有捕捉到中國軍隊的主力；岷崙關的拉鋸戰，日寇又吃了大虧。他們深知中國是無法用武力征服的，於是翻然改圖，「日汪密約」於十二月簽訂以後，兩酋使在南京召集「興亞院」聯合部長官會議，決定支持汪逆樹立偽中央政權。

可是，一再延期的偽「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在北平開會，並沒有邀請汪逆的代表參加，王梁二酋也想做大傀儡，不願接受汪逆的指導。「合流」運動，又擱淺了。年關帶來了阿部的厄運。日寇在海南島的設防，珠江的宣佈封鎖，天津英法組界的封鎖，使外交局面愈弄愈僵，蘇日漁約和美日商約的談判也毫無進展，而國內米煤不足食品缺乏的恐慌又日漸嚴重，險象環生，笨手笨腳的阿部已經窮於應付。軍部因為阿部

沒有拉他們推薦的白鳥敏夫作外相，又沒有實行他們反英美的外交主張，便利用時機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令陸相田俊六出而倒閣。田俊六就向阿部說：「你不該利用軍部決的處理中國事變的原則，來做延長內閣壽命的工具。全國民情都反對現在內閣，你應當立刻辭職。」

敵圖利用漢奸迷惑無知愚民

一月十六日上台的米內內閣和阿部是一邱之貉，阿部戰略的繼承者，三月三十日南北兩偽政權取消，汪傀儡「國民政府」出現，可以說是米內的得意之作。

傀儡戰也可以說是「僵屍戰」。日寇既然知道，以中國民族意識之濃厚鮮明，單純的武力征服絕不可能，為達到侵略征服的目的，不能不把靈魂附在中國社會層中那些腐敗的僵屍上，以漢奸的屍首去迷惑無知愚民，用潛移默化的力量轉變他們的思想。在本質上，日寇侵華一貫的目的是征服，在形式上則表現為「武力」與「傀儡」的二重戰。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這種方式更加顯著。日寇用武力攻下一個都市，便樹立一個「點傀儡」，用以點制面的方法，使他們控制點以下潛層的「散傀儡」，腐敗的官僚政客和無恥的土豪劣紳，都是這兩種傀儡最理想候選人。點傀儡發展到相當的數目，為了便於控制，便進一步脅迫勾誘那些有名望，有高度政治慾望，對抗戰前途抱悲觀的失意

分子，樹立「酋傀儡」，將平面的傀儡政權立體化。再加上那般依附酋傀儡企圖謀得「官半職的」「散傀儡率」的補助，和日寇武力的支持掩護，傀儡集團也會逐漸擴大起來。用這種戰略征服農業國家，征服一般國民缺乏政治自覺的國家，征服落伍的士大夫階級紛紛屈節的國家，是有效的。但對於（一）戰敗者與戰勝者社會關係脫節的部落式集團（如中國歷代與蠻夷之戰），（二）每個國民皆有一種獨立自尊之高尙靈魂的現代化集團（如被希特勒軍隊佔領的西部蘇聯）又和（三）每人都有特殊信仰的宗教式集團（如猶太民族），絕不能用傀儡戰征服。中國人民曾受過三民主義的長期訓練，在五年來的戰爭中，民族精神業已恢復，可以說兼備（一）（二）（三）兩種條件。全國國民既然都知道在精衛是漢奸，南京政府是傀儡政權，不論它打甚麼旗子，講甚麼主義誰是白費心機，日寇可以假冒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名義和組織，却假冒不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假冒不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全國民衆的利益。

中國抗戰意志益形堅強

米內既然決定擴大「脅降立酋」的傀儡戰，軍事方面便積極發動攻勢，一月二十九日發動桂南賓陽戰役，打了一個月，岷崑關仍舊被我克復；三月初，發動綏西戰役，本想奪取寧夏，結果連五原也被我克復，退回原陣地；五月一日開始的隨棗大戰以及接連

發生的襄西之戰，經過一個半月個的戰鬥，日寇雖然佔領了宜昌，他所受的損失也極為慘重。

最愚妄的行爲，要算是日寇向重慶方面所發動的空軍殲滅戰了。寇機自四月下旬起大舉轟炸陪都，總計到七月底，共襲擊三十八次，出動飛機三千三百架，投彈二千五百噸。日寇瘋狂到這種地步，戰略上的意義何在？第一，從國際情勢來看，這時候，英法聯軍已被德軍擊破，美國注意力也集中歐陸，無暇東顧，中國的形勢十分不利。日寇想利用時機脅迫中國政府投降。轟炸具有神經戰的意味，是動搖抗戰意志，脅我投降的一種手段，汪賊於宜昌失守後，一再呼籲和平，就是證明。第二，日寇求和不得，企圖使國民政府所在地化爲焦土，瓦解人心，引起民衆厭戰情緒。國民如果不支持戰爭，汪傀儡所標榜的「和平救國」。就成爲真理了。

然而，轟炸的效果却適得其反。在轟炸之下，人民反抗日寇的戰志更堅了，仇恨漢奸的心理更深了。蔣委員長於「七七」事變三週年紀念日，在廢墟中重申抗戰到底之決心。一紙宣言，結式了米內內閣的壽命。

近衛的新戰略

「應付時戰局的國策，早已確定，現在只是把它急速而果斷地實行」。從近衛一九四

○年七月二十日再度上台的開場白裏，可以知道他是「老鴛鴦新娘」，名目雖新，人物依舊。

他的新戰略是將自己過去的戰略加以修正並採取了平沼，阿部戰略的精華，湊合而成的。具體說來，第一步是招降，脅降，誘降；第二步是傀儡戰，封面固守，仍舊是假鯨吞式。歐洲大戰給日寇造成「南進的大好機會，他想擺脫對華戰爭的羈絆，染指南洋」。所以他在八月一日發表的基本國策，便將建設「東亞新秩序」改為「大東亞新秩序」，為適應新情勢，他積極籌備新體制運動，以造成「國防國家」的戰時體制。

近衛上台前(七·一八)，濱緬路在日寇壓迫之下封鎖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很得意地告訴新聞記者說，「中國事變，可在本年的秋天結束」。封鎖濱緬路實在是日寇製造招降機會的一種手段，他不但要脅英國出來調停，同時(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日文報也登載着德，義，法三國駐滬大使會向中國政府建議媾和的消息，八月九月間日寇大舉轟炸重慶，是軍事配合外交，兩面夾攻的脅降手段。因為日寇的進兵越南和簽訂德，義，日三國同盟，不但和平化為泡影，且促成濱緬路的開放和美國對華一萬萬元的貸款。日寇無計可施，便派遣特使阿部十一月三十日和汪賊簽訂了「調整中日關係條約」，進行更積極的傀儡戰，以答覆國民政府的拒絕調停。

日寇利用美國羅斯福總統任期屆滿，競選運動展開的時機，積極準備南進。把泰國

拉到他的懷抱裏造成包圍中國進攻南洋的形勢。因為敵友日漸分明，英美對於中國的援助更加積極，十二月十日，英國宣布貸華一千萬鎊，十一日，羅斯福總統宣佈美國貨物憑證出口制。在這種種條件之下。近衛於一九四一年的開始，又改變了他對華戰略，由「解決中國事變」轉變為「凍結中國事變」。實際上就是以第二步的傀儡職來代替第一步的脅降誘降，準備造成一個「拖」的局面。在戰場上，建立起軍事的對峙，隨時擴大佔領區；在政治上，建立起政權的對立，鞏固傀儡政權；在經濟上，建立起法幣的對壘，大量發行偽鈔。並加強各地的封鎖，以斷絕中國的外援。

到處碰壁黔驢技窮

一二月間，日寇在豫南遭受重大的打擊，軍事上一蹶不振。四月十三日，日蘇中立條約，無形中關閉了中國的西北國際路線。緊接着，羅斯福聲明，以軍火租借法案為根據的援華計劃，預備擴大，九千萬美金的平準基金借款案，也於四月二十五日簽字。事實的證明，在外交陣綫上，日寇並沒有得到勝利。

和蘇德戰爭爆發相應，日寇封鎖浙閩沿海各港口，在黃河以北及大江沿岸各地發動攻勢，發動中條山的「掃蕩戰」，加強對後方各地的空襲，並向美國提出調解中日戰爭的辦法，重點仍在脅迫中國投降。美國沒有理他。日寇又碰了一鼻子灰。

英蘇協定把蘇日協定的重要性抵銷了一半，蘇聯在遠東領海布雷，美國也在菲律賓沿岸布雷，國際形勢緊張，近衛不得不向日皇辭職，而倒台之後，又奉命組閣，足見敵國無人，但近衛還能再表現一些什麼呢，地一息尚存，絕不忘記結束「中國事變」，於是開始了對於重慶的「疲勞轟炸」和「恐怖轟炸」，九月初再度發動湘北大戰，進攻長沙，同時脅迫英美，進行「和平」運動，近衛變來變去，把最後一張牌拿出來，還是以「和平」爲目的軍事爲手段的「脅降」。直等 蔣委員長發表了「正義的和平與勝利的和平」那篇談話，他纔斷了念頭黔驢技窮，祇好請東條出來收拾殘局。

東條英機一一重戰

東條內閣的口號是「鐵的意志，閃電的行動」，「確立東亞共榮圈」，「建設東亞新秩序」。他完成了日本政治的戰時體制，以大刀闊斧的手段，毅然決然於上台以後發動太平洋戰爭，不顧一切，蠻幹到底。

東條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表廣播演說，重申對待鄰邦政策的三原則：◎爲善鄰，◎聯合防共，◎經濟提攜。他說：「重慶現仍採取「錯誤」之政策，「依賴」第三國之援助，對日作戰，共黨之殘餘勢力及歐美陰險之國家，現在與重慶合作，阻撓東亞新秩序。」從這幾句話裏，可以找出東條戰略的淵源，他雖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在

南洋佔領了不少的戰略要點，可是，目的仍然是滅亡中國。他的戰略，集諸家之大成，而又翻陳出新，是一種「孤立脅降」式的戰略。

運用的手段，則是先行「離心作戰」，使中國陷於孤立無援；再行「向心作戰」，脅迫中國投降。這叫作「一箭雙鵰」。

我們打開地圖一看，從日本本土自北而南經琉球，台灣，菲律賓羣島，蘇祿羣島，婆羅洲，蘇門答臘，新加坡，馬來半島而達安南，泰國，緬甸，這條長的鎖鏈，已全部落在日寇的手裏，西南太平洋中其他控制在日寇手裏的島嶼還不算數。半年以來，東條的成就不能說不大，他認為以封鎖中國西南國際路線的離心作戰業已成功，乃轉兵西向，發動浙贛方面的攻勢以錐形突進的方式實行向心作戰。來勢固然兇猛，實際上是強弩之末。假如脅降的目的達不到，他便把第二目的當作第二目的，鞏固并擴大佔領區，開發佔領區的資源，在中國戰場上謀得自給自足，實行封而固守的傀儡戰。

打下去必有辦法中國必獲勝利

寫到這裏，想起了日本硬派外交家白鳥敏夫在一年以前的一段話，他說：「中國自己，實在已人口過剩，並不能說是有希望的地域。但日本以前，除了在此處找活路之外，已沒有辦法。所以日本在佔有滿洲之後，只好一味盱睨着中國本部。揭槩出來的標語

雖林林總總，一句話，無非是所謂「日『滿』支集團」，即指日「滿」支自給自足之意。但這有如三個窮鬼碰在一起，其不能自給自足有很明白的。日本若盡佔了貧乏的中國的物資，則中人便要心焦，中日問題不易解決，把消耗戰繼續到三年有半，也正是這個道理。……既然日本已在南方打開一條活路，那便無須再着眼於中國的資源。並且深入中國事變。徒把精力消耗，這實屬毫無意味。」

東條接受了歷代日閩的戰略傳統，也犯了歷代日閩傳統的誤錯。他總以為切斷了中國的外援，中國就要「屈膝」投降。其實，他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了南洋廣大的資源地以後，不但沒有斷絕中國的外援，反而把中英美蘇的關係又拉進一步，把友邦變成了盟邦；中國本身不僅沒有因為滇緬路的切斷，而動搖自己抗戰的信念，反而覺得抗戰前途更加光明。東條為什麼會犯着這雙重重大的錯誤呢？因為他的眼光短淺，祇看到現在，沒有看到將來，祇看到太平洋一個角落，沒有看到日漸擴大的整個世界戰局。因此，他不能不繼續打日本國以所不願打不能打的戰爭。

日寇的對華作戰，好像是「打掃台」，他們的全體打手我們都領教過了，武藝不過爾爾。

最後，我肯定地告訴讀者：「打下去，有辦法。中國縱使百戰百敗，最後一戰必勝。」

從歷史和軍事觀點評論日寇侵華戰略

